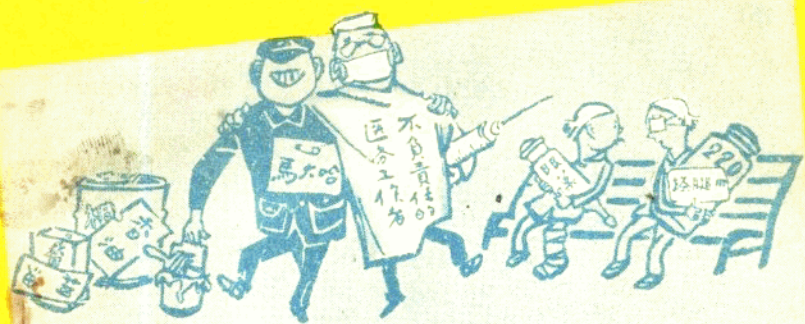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小品文選集

莽生選編

# 馬大哈式的丈夫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## 編 者 的 話

人們把小品文称作“笑的武器”。小品文这种形式，以鋒利和幽默的筆調，來諷刺和批判革命工作和现实生活中的  
一切不健康的現象，顯示了它的独特的作用。一九五五年六月河北人民出版社輯印的小品文选集“帮忙”，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欢迎。

鑒于在人們的现实生活中，由于思想方法不对头而產生的官僚主义、自私自利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，还不是一下子所能完全解决的。因此，我們又選擇了河北日报最近一年所發表的小品文，輯印成小品文选集第二集，來帮助讀者認識和防止这方面的缺点的產生。

一九五六年八月

#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“緊急任务” .....        | 1  |
| 袁指導員的“派头” .....     | 4  |
| 請周大夫開方治治“开会病” ..... | 7  |
| 有这么一个“小煤礦” .....    | 13 |
| 为什么要安这么多灯? .....    | 15 |
| 孙經理的冒牌貨 .....       | 16 |
| 一位女售貨員的日記 .....     | 19 |
| “近水樓台先得‘表’” .....   | 21 |
| 張所長“查稅”記 .....      | 23 |
| 鈎(√)又(×)問号(?) ..... | 25 |
| 十六个保姆 .....         | 28 |
| 一个雇不到保姆的主妇 .....    | 30 |
| 王副區長的“例外” .....     | 32 |
| 水落錢出 .....          | 34 |
| 在“母子席”上 .....       | 35 |
| 可惜不会“借東風” .....     | 37 |
| 馬大哈式的大夫 .....       | 40 |
| 落在生活后面了 .....       | 41 |

## “緊急任務”

趙敬廣

自開春以來，葉城縣興安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幹部們，為了實現今年的增產計劃，晝夜忙着工作。可是，有些縣、區下鄉幹部却不積極支持他們的春耕生產，一個又一個的“緊急任務”占去了社幹部領導春耕生產的時間。

三月七日，興安村農業社社務委員會的委員們，為社里缺十萬斤山芋種和六千斤豆種的問題，正在討論如何解決。恰恰在這個時候，區收棉站的幹部李四喜同志來了。

大家都熱情地給老李同志讓坐，笑着說：“俺們好象六月的旱田見了透雨，老李你這一來，俺們這缺子種的問題就會解決了。”李同志掃了大家一眼，皺了皺眉頭，慢吞吞地說：“對！我就是解決大家在生產資料上的困難，這個問題我先記在本子上，以後咱們再談；現在有個‘緊急任務’，請大家馬上幫忙完成，把社里存着多少錢？今年能購買肥田粉多少？農具多少？統計一下，這對支持生產有很大的好處。”

社幹部們一聽統計這些數字是為了生產，就照着李同志的指示，忙着組織幹部去統計。李同志騎上他的自行車，一溜煙似地走了。

“緊急任務”，這已經成了某些幹部進行工作的“勁員令”。第二天天剛亮，社幹部們又繼續討論怎樣解決種子的問題。人們剛坐下來開始討論的時候，外邊傳來了一陣自行車聲，門帘一起，李四喜同志又來了。他一進門就說：“大家

都在正好，今天的任务更紧，咱们要作一个全面的计划，把社里种植情况、社员购买力的情况都翻出来。”

“俺们社缺山芋种的问题解决了没？”

“那个缺山芋种的问题领导上解决不了，让你们自己想办法，我看先叫队的干部去研究去吧！咱们还是完成这个‘紧急任务’要紧！”

这次李同志改变了工作方法，亲自下手主持作计划。他刚把日记本拿出来，外边就有人喊道：“社主任在吗？”

社主任出去一看，原来是县食品公司的姚同志。姚同志一进屋门就说：“当前咱们的‘紧急任务’是了解一下全社有多少大猪、小猪和母猪？马上订一个预购肥猪的合同。”

没有等社干部们说话，李四喜同志就站了起来，把手一挥，大声地说：“不行！我刚把人召集齐，还没有研究呢！等着研究了我们的计划，你们再订合同吧！”

姚同志也站了起来说：“那可不行，县财政经济委员会指示，这是一个‘紧急任务’，叫今天把合同都订齐，还有六个乡等着订合同呢；晚上还要赶回县里去，现在不订合同不行！”

“我的工作更紧，明天要到区彙报，可是这村一点材料也没有，怎么能交代过去呢！还是我研究了以后，你们再订合同。”

他俩正在争论不休的时候，区交通员小郝送来了三份通知。一份是：“决定你乡所有青年团的干部（社副主任、社秘书）立即到区开会，有‘紧急任务’布置。”一份是：

“决定你乡副乡长（社务委员会委员）、社副主任马上到区有要事相谈。”一份是：“决定你社副主任武福元同志十一日到区，有‘紧急任务’商量，下雨、刮风也要到，否则以

違犯黨紀論。”

爭論聲立刻停下來了。社幹部們參加會議的走了，準備參加會的人也準備去了；姚同志和李同志，也把日記本子收了起來，騎上自行車走了。

但是，隨著下來的“緊急任務”並沒有完。

三月九日，社幹部們正忙着給縣里統計水利發展情況和澆地的情況，一個矮胖個子的幹部拿着紅日記本來了，進門就打了個招呼：“你們大家都在！”經過介紹，原來是縣生產辦公室薛春瑞同志。社主任胡雁雨一听是到他們社里幫助工作的，忙說：“咱們共同研究一下俺們社缺種子問題的解決辦法吧！”

“可不行呀！工作太緊了，縣里剛打來電話，叫我明天到縣里去彙報，現在一點材料也沒有，彙報什麼呢？要彙報不上東西去，好像咱們社的工作不好呀！”薛同志一邊說着，一邊就把日記本子掀開說：“我看你們趕快把社里的基本情況統計一下，看看社里的生產進度怎樣，播種準備如何？寫清楚一點，明天早晨我來拿。”

薛同志說完後，留下了一張表就走了。社幹部們計算了計算留下的題目，整整有五十八項之多，大家望着這張表都有些為難。

時間不大，薛同志又慌慌忙忙地跑回來了，好似丟了什麼東西，一進門就說：“還忘了兩項，你們在統計社里基本情況的時候，要把人口數字按男女性別分開，勞動力也按男女整半勞動力分開；再就是要填上小麥澆地、施追肥的各多少畝？要全面一些，才會受到表揚。”大家光忙着記薛同志的指示，抬起頭來看的時候，薛同志的影子早就不見了。

社幹部們給薛同志準備完彙報材料，剛說松口氣，人民

銀行襄城縣支行興安區營業所的趙風山主任來了。大家一見趙主任來了，都說：“趙主任，上級說山芋種解決不了，俺們又沒有錢買，你這一來可得給俺們解決解決這個問題。”

趙主任摘下水晶眼鏡擦了擦，慢條斯理地說：“我現在已經調到區生產辦公室工作，我到你們社里來，是為了表報的事。”他停了一下，又搬着指頭說道：“生產進度表一、表二，整社進度表三；雖然膏七、八十項，這也都需要及時填好，要不就沒法領導大家開展春耕生產。按規定說，你們早就應該報上去了，昨天就到送表報的日期了，怎麼今天還沒有報去呢？這已經誤了向縣委的彙報日期，今天晚上要填好送到區里去。要記住，今後每逢星期一、星期四，就把這種進度表報到區里去，這是制度。”天呀！趕緊送到區里去，怎麼統計呢！一個星期報兩次，整日光統計表也够忙的了。

人們不免要問：縣和區領導機關的這些下鄉幹部，只是左一個“緊急任務”要材料，右一個“緊急任務”要數字，對於快到播種季節了還缺十萬斤山芋種，這樣的緊急任務卻沒有人理睬。不知他們要上這些材料和數字做什麼？

## 袁指導員的“派頭”

趙敬廣

袁景亮到襄城縣西白露鄉擔任指導員以後，看到社內到處不象“社會主義的樣子”。他認為社員拉水車澆地是給社內“丟臉”，於是把社幹部們召集到一起說：“咱們用水車澆地顯示不了高級社的優越性，還是趕快派人去買柴油機帶

勁水車澆地吧！”

社副主任黃風山說：“咱們把水車裝備好，把井修理好，也能抗旱呀！”

“那怎么行呢？社会主义老用水車澆地也太‘小气’了！”

“咱們的社剛建立起來，眼下有几个錢還要買草料，要不節省着点怎么行呢？”

袁指導員把眼翻了翻：“苏联搞社会主义全用机器，咱們不全用机器也得沾上个机器味呀！”

又有人提出來：“買这些个机器，沒有技術人員也是白放着。”袁指導員生气地說：“你們都是‘鼠目寸光’，看不到社会主义的發展前途，我們不能培养技術人材了嗎？”這一來，誰也不敢再說下去了，只好派趙洛随到北京去買機器。

事情的發展却不合乎袁指導員的心意。趙洛随去的地方，只有三架柴油机和一個汽車頭，其余的全是不能用的小臥車。他从北京回來把情况告訴給袁指導員。袁指導員一听有臥車，就眉开眼笑地說：“有臥車呀！那可太好了，咱們还是買臥車吧！”趙洛随只好又重返北京城。这时，袁指導員总想念着小臥車，等了几天还是没有信，于是，又催社干部打了一个紧急电报。趙洛随收到电报以后，赶快買上兩輛小汽車，雇上駕駛人員晝夜往回赶。偏偏不爭气，从北京开到高碑店，這兩輛小汽車就坏了。怎么办呢？只好把汽車拆开，光把机器拉回来了，汽車的其余部分只好存在那里。社員們每逢看見这些廢鉄就生气地說：“唉！我們這兩千多元白白地丟掉了。”

袁指導員沒有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訓，还是整天盤算着

什么样兒才象“社会主义”。他親自出馬買來了收音机、留声机、麥克風，开支了六百多元。又嫌煤油灯不近代化，買來了兩個大汽灯。

社干部、社員們早就不滿意袁指導員隨便揮霍社里的款了，可是袁指導員不顧這些，仍然醉心于从多方面充實“社会主义的内容”。他果然又想出了一个办“养老院”的主意，于是就指示社干部馬上把养老院建立起來，还讓社干部想出八个住“养老院”的老头，隨即又指派干部分头去动员。刚一动员，首先叫趙二妮給頂了板，他說：“我能下地干活，在养老院等着吃喝可受不了哇，再說我也歇不住哇！”費了很大勁，只动员去了三个老头。养老院沒有办好，在袁指導員看來，是因为这些勤勞生產的老年人太“頑固”了。不久，他又指示社干部馬上把托兒所搞好，赶快派人到石家莊去買漂亮的玩具，还要立即建立一个“人民鳥獸樂園”，制作鳥籠，喂養鳥獸……。



“这才是社会主义派头呢！” 大可

袁指導員“建設社会主义”的热情是那样高，但社內的牲口一点飼料也沒有了，社員們不断地向袁指導員報着信：瘦倒的牲口又增加了。不多几天，社內有三十多头牲口因吃

不上料都躺倒了。社干部們接二連三地找袁指導員研究解决的办法。袁指導員不慌不忙地說：“大家冷靜，在緊張的情況下我們更要冷靜些，讓我們大家想个办法。”袁指導員果然工作办法多，不多时就想出了一条妙策，他說：“咱們把股份基金提高一点，不就解决了問題嗎？”于是他讓會計們赶快算起賬來，确定：一个男整勞力要拿一百三十多元的股份基金，男半勞動力比整勞動力少拿一半，女整勞動力和男半勞動力一样。經過七、八天的動員，社員們攤的基金还是很少。

袁指導員一看沒有办法了，便躺在炕上不动了。

## 請周大夫开方治治“开会病”

——一个工人的几頁日記

友 声、云 莹

五月七日（星期六）

上星期，我就答应在今天傍晚帶小平到文化宮“兒童樂園”去蕩秋千，之后再到霓虹灯塔下面去看劳动模范的象片。

下班汽笛剛响，我还在檢查机器、收拾工具，工長跑來通知：“別忙回家，車間主任說开个会。”“什么会？”“不知道！大概‘長不了’。”

在車間會議室等了三、四十分鐘，主任、干部們姍姍地來了。看样子，还没有确定會議內容，几个人嘰嘰咕咕研究了一会。副主任宣布开会：“請主任作报告”。

車間主任慢条斯理的报告，对上了年紀的工人來說，并無所謂，他們正好在这綿綿不絕的“催眠曲”中靠着椅子打

个盹兒；但他这冗長而內容貧乏的報告，對小伙子們來說，真是一種難忍的懲罰。

起先，我還能聚精會神地聽。八點起，我開始用勁壓抑着着急的心情；八點半，就實在無法控制我的感情了。

我想：小平這時是不是正守候在門口，焦灼地盼着我回去，或者正哭喪着臉在大路旁邊等我……

主任看到大家很不安，才結束他的報告，說道：“這次會的主要精神，是要大家好好休息，不要玩的太累，同時明天早點來開會。”

到家快十點鐘了。

面對着日曆上“爸爸今天要帶我到兒童樂園去”歪歪斜斜的一行字，以及睡夢中還留有泪痕與失望神情的孩子的臉，我感到不安。我這已是第三次對孩子失信了。

### 五月八日（星期日）

假日在兩個“反常”的會議中結束了。

會議為什麼是“反常”的呢？

第一，作報告的人比聽報告的人還多；

第二，聽報告的人的聲音比作報告的人的聲音還大。

### 五月九日（星期一）

早六點進廠，晚八點出廠。在廠十四小時，除了正當的生意外就是開會。

下午，胃病又發作了，不停地打嗝、絲絲拉拉地疼……。

周大夫親切地叮囑：“吃飯要細嚼緩咽，吃快了就容易引起胃疼……飯後休息一會……。”

天哪，周大夫您真不了解車間的情況，我們每天中午連吃飯帶開會一共才一點鐘，匆匆忙忙還怕不夠，哪還能“細嚼緩咽”、“飯後休息一會”。我又想，周大夫要是開一個方子把我們工廠領導干部的“開會病”治好了，那該有多少工人不再鬧胃疼、腰疼、頭疼……了啊，那該有多好啊！

其實，今天工廠、車間、小組的會，都是一碼事，滿可以只開一次，但偏要開它三個。早晨，廠長的報告是四部分；中午，車間主任的報告除了這四部分，還添了一個加油打氣；晚上，小組長卻又在所有的報告後面加了一個長長的尾巴。

## 五月十日（星期二）

今天真湊巧，在廠門口碰見老萬。他是個忙人，人家都叫他“萬忙”。也難怪，他一個人就身兼八職。出廠時正是七點半，老萬喘了一口氣，連說：“真早，真早！”看樣子，他象有什麼喜事。

忽然，老萬咬着我的耳朵說：“我今天這麼早回家，准叫我老婆大吃一驚。”又解釋說：“你知道，自從去年我調到第一車間作主任，沒一天不是兩頭摸黑，今天真特殊。”

“當干部忙一點，可是進步也快啊……”沒有等我說完，他就哈哈大笑：“是啊，我已鍛煉成‘三鐵將軍’了。你看：听領導報告，一坐半天——鐵屁股；給車間作報告，一講几小時——鐵嘴；開會找人，一天跳來跳去——鐵腿。”

說完了他笑，我也笑。

走着，走着，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本，迎着路燈光翻開。“你來看，我開一次會記一筆，記了二十五天，整整画

了二十一个‘正’字，二五一十，連調度會、碰頭會共是一百零五個會。”

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問他：“難道不能少召開些會么？”

老萬使勁盯了我一眼，似乎我不應該這樣問。沉默了一會，他搖搖頭，低聲說道：“沒有辦法，事事得‘依靠群眾’啊！你若是當了幹部也一樣。”

“不，不，”我堅決地說：“一定和你不一樣，盡量少開會……。”

老萬驚異地瞅着我，沒有能再爭論下去，我們就分路了。

### 五月十一日（星期三）

一下班，大家象小孩子一樣蹦蹦跳跳地進了車間會議室，等待技術員給上技術課。怎麼叫人不高興呢！好不容易盼星星盼月亮，半年才盼來這一次技術學習；同時，我們的產品總是不合規格。

一會兒，車間主任、技術員進來。青工小劉趕緊給他們斟上茶，人們歡迎的掌聲快要把窗紙震破了。

“同志們！”車間主任停了停，似乎在搜索適當的詞句，半天才接下去：“今天不學技術了，咱們來提一下保證質量的技術措施……。”沒等車間主任說完下句，小劉就頂上了：“怎麼又不學了？不學技術連作活還不知道咱擺弄，上哪兒去擠措施去？”你一言，他一句，把主任弄得不知怎樣才好。他嘴角往上一翹，顯然是有點壓着怒氣說：“學技術是好，但是遠水難救近火！任務這麼緊，質量問題這麼大，怎麼還要學技術？”

張師傅一竄站起來說：“主任，人家第二車間，每星期

學習技術，從操作規程、先進經驗到技術理論，才三個月質量就提高了一倍。咱們每星期找‘措施’、想‘辦法’，結果產品总是不合規格。你知道問題在哪兒呢？就是因為咱們沒有學好技術。小劉說得對，不學技術空腦子上哪兒擠措施去？”

主任陪笑說：“對，對，以後一定學、一定學……”

人們知道拗不過主任，都收起了筆記本，一聲不響了。

不一會，記錄員提出來：“聽說咱們這批活又不合規格。”這真是晴天霹靂。自從上次車間號召“認真按工藝規程生產”以來，沒有一個人不是按規程作的。大家越想越難過，為又給國家造成的這筆損失傷心！沒有一個人說話。從人們的臉上看，都在回憶、檢查自己的生產情況。

這時，工廠檢驗員正為這事來了。

“檢驗員，我們的產品什麼地方不合要求？”一個性急的小伙子劈頭就問。

“就是不合規格嘛！”檢驗員死盯着那個小伙子的眼說。

於是爭執展開了。

最後，經過和檢驗員核對工藝規程才發現，一個規程一個樣。大家都愣了：“咱回事？”

檢驗員比我們更驚奇，他說：“新工藝規程三個月以前就發給車間，並且要車間組織學習，上級規定從這個月起按新規程驗活。怎麼你們還不知道？”

几十雙眼睛逼視着車間主任，等待回答。半晌，車間主任尷尬地自言自語道：“該死，該死！我怎麼連這個都忘了……。”可是他的腦子來的就是快，掉過頭喊道：“技術員，馬上開個會，說說新工藝規程……。”

五月十二日（星期四）

一回到家里，小平跳下椅子，象得了救星似地：“爸爸！快來教我演這一道算術！”

兩年前的情景又浮現在我的眼前。那時，我上工人業余學校，每一個星期有兩三個晚上我和他一起溫課，經常幫助他解一些難題。

“什麼題？給我看。”我還是象過去一樣滿有把握地說。

“爸爸，是一個四則題。”

我接過題，反復看了半天，真不知怎麼作，連題目也不懂。我只有對他說：“小平，明日到學校，問老師，爸爸不會作。”

“啊？”小平有些不相信。他的眼睛好象在問：兩年前你不是可以教我嗎？兩年來，你該比我學得更多，為什麼說不會呢？

爸爸的苦衷，孩子是難以理解的。兩年四個學期，哪一學期我都到工人業余學校報名。但是，工廠里一天兩三個會，會議都是那樣的“非常重要”，而我又沒有分身術，那有時間去學習，“報名”還不是“掛名”。

五月十三日（星期五）

聽說上級已經指示工廠要精簡會議，提高會議質量。說不定我們的廠長、工會主席，還要召開幾個“精簡會議”的會議與“提高會議質量”的會議哩！

# 有这么一个“小煤礦”

学 迅

一个晴朗的早晨，在隆尧縣油棉加工厂管理員的門口拥挤着一群人。

“这是做什么的呀？”我們有意無意地問了問。

“我們是買煤的！”

“怎么到这兒來買呀？”我們有些奇怪了。

“这里是小‘煤礦’！你們还不知道嗎？”

“唉！要是自己的誰也舍不得！”一个老鄉帶着諷刺口吻悄悄地说。

天哪！明明是一个油棉加工厂，怎么变成了小煤礦呢？

原來該厂在去年十月間安裝了一部榨油机和一个一百馬力的大鍋爐，由于安裝上有毛病，鍋爐的汽力經常不够用，为了保住汽力不得不勤通火、勤添煤——这样每天就有大量的黑煤漏下去了。起初，每当煤灰抬出去时，就有成群的人在等着撿煤焦，后来有人干脆到鍋爐房去撿。你的親人去了，我的朋友也去了，分不均就吵架。“唉！真伤腦筋。”厂子里的聰明的領導者想出了“好”办法——二八分紅，实际上是数目随便报，錢随便給，群众說：“这是良心買賣。”这种嚴重地浪費國家資財的現象真的沒人过問嗎？有的，不少工人把这事反映給厂領導上，領導人說：“你們这意見很好，我們要想法克服。”但是領導人却在考慮：“攔到公家身上……沒啥。”于是，有人再問，就說：“同志！你的意見宝贵，可是不多燒煤鍋爐就落汽，为了咱厂能正常开工生

查……明白嗎？費點煤沒關係！”就這樣煤繼續被浪費着。

究竟浪費了多少呢？實無法統計，現據西甬一個叫根子的老鄉談：他在四月十八日一天篩了二十四筐煤渣，每筐一百五十斤，其中有純乏煤百分之四十左右。按目前查定的材料，每日平均燒煤一萬八千四百斤。會算術的同志們請算一算共浪費了多少煤？你不信嗎？那你就可以到這廠附近群眾的院內看看，象楊洛鳳、邱吉海、楊根子等等的家里，除燒以外都存着一千多斤乏煤——都是從“小煤礦”來的。再看看管理員吧，更大方的很。一天，一個家屬去篩煤灰，問管理員要多少錢？“你篩吧，用鉄畚、篩子厂子里有，篩點煤灰還提錢……真是！”

又一天，根子來算煤灰賬。“你叫啥？”管理員問。  
“根子。”

“你在哪里住？”“西南角，不認識我嗎？厂里齊秘書就住在我家里。”

“啊，房東。篩了多少筐？”“十八筐。”

“那你看着給，公家還在乎你這一星半點的，咋不比白扔了強！”

× × ×

四月二十七日，在全体职工大会上，厂長又响亮地喊了：“浪費國家一文錢都是可恥的……我們要厉行節約，反对浪費……‘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’……我厂的關鍵是煤耗……。”